

馬鶴天著

救國嬰鳴集

于右任

救國嚶鳴集全一冊

定價大洋五角

編著者馬鶴天

南京成賢街

印刷者南京印刷公司

南京四牌樓秦巷

發行者新亞細亞學會

代售處各地大書局

中華民國二十年十二月出版

自序

暴日趁我國天災人禍，救死不贍之時，突據我東省，欲以其亡朝鮮者，施之於我。於是救國呼聲，遍於全國矣。顧吾國危亡之機，與暴日之謀我侵我，不自今日始，而國人之救國運動，亦不自今日始。惟救國之聲，嘗起於事變之時，事亟則瘡口嘶聲，事過則聲銷影息，此危機之所以日甚也。

日本爲強盜國家，對我之侵略，原有一貫的大陸政策，嘗作趁火之劫。民國四年，乘歐戰方酣，各國不暇東顧，向袁氏提出二十一條，已等夷我於朝鮮。當時舉國內外，奔走呼號，是爲吾國羣衆救國運動之始。時鶴天留學日京，追隨愛國諸君子後，組織留日學生總會，參加抗日。五年夏，因參與討袁，密返滬上，旋至都門，與友人景定成君，恢復國風日報。思有以警告我國民者，爰譯日人井氏所著列強在中國之競爭一書，逐日發表，使國人羣知列強謀我之情形，與吾國危機之四伏，並使知日人爲謀我尤亟者，不難於其國學者之著述中，窺見一斑。繼復東渡，又值段氏當國，日人借參戰問題，肆意借款，種種密約，相繼發生，留日同學，皆以伯有相驚。鶴天時主留日學生總會評議部，並主編神州學叢，日人惡之，派警尾隨監視行動者數月，搜索寓所者二次，拘禁警署者一日，

刺激甚深，故當時所發表之言論甚切而直。七年春，因軍事同盟問題，留日學生組織救國團，全體歸國，至滬上，創辦救國日報，推鶴天主持編輯，所著論評，多爲揭發日人之陰謀，或喚起民衆之救國，以上可謂鶴天個人努力抗日救國運動之時期。

然侵略中國者，固不止日本一國，而不平等條約之締結，實始於鴉片戰爭以後，各國協以謀我，使吾國降於次殖民地之地位，固非一朝一夕。故十三年以後，廢除不平等條約，爲國民黨對外政策之一，又爲總理北上宣言及最後遺囑之重要主張。加以五卅慘案，義續發生，益感反帝國主義，廢除不平等條約，爲救國唯一之途徑。然一般民衆，對於帝國主義已往侵略之事實，及不平等條約之內容，仍多茫然。故鶴天於民國十四五年，在甘肅主辦通俗日報時，每遇不平等條約締結日及其他紀念日，咸爲文述其原因結果，以期喚起一般民衆之注意。同時對於勾結帝國主義，壓制救國運動之軍閥，口誅筆伐，不遺餘力。此爲鶴天個人努力於廢除不平等條約運動之時期。當時日報文字，信手塗鴉，且時期不同，思想亦不一致，自今視之，已成明日黃花，本無再行發表之價值。惟際此暴日橫行，國將不國，國人方努力救國運動之日，回顧過去文字，對於日本陰謀

野心，多所摘發抨擊，而於救國運動，不失鼓吹，或足以喚起一般民衆之愛國觀念，並增加其救國力量，未可知也。因集而刊之，分爲上中下三篇，上篇錄上海救國日報時論著，中篇錄甘肅通俗日報時論文，下篇錄北京國風日報時所譯列強在中國之競爭。此不過個人對於救國運動之一種呼聲，其力甚微，如能引起熱心救國者之共鳴，羣起而肩負救國之責，庶足以達到中國自由平等之目的。詩曰：嚶其鳴矣，求其友聲，因名曰『救國嚶鳴集』。時移代異，謬誤甚多，尙希讀者指正之！

民國二十年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日馬鶴天序於銓敘部

救國嚶鳴集

目次

上篇

日人欲以亡朝鮮者亡我國

中日軍器同盟是二十一條中第五項之變形

愛國心與自覺心

民氣

吾國前途之又一危機

日本併吞中國之計畫

雙十國慶日感言

救國日報週年的回顧

中篇

雲南起義十週紀念日感言

民國十四年之回顧與十五年之希望

北京宣布共和南北統一第十五週紀念日感言

德國租借膠州灣之始末與關係

我們應當怎樣紀念 中山先生

旅大租借之經過與關係

民國國會之過去失敗與將來救濟

馬關條約締結之經過與影響

悼三一八殉難諸烈士兼哀李閔學君

五一紀念

五四紀念

五九國恥紀念

愛運條約締結之原因與影響

五卅慘案所得之教訓與國民今後之努力

法佔安南之經過與影響

漢口慘案始末與國民之覺悟

廣州沙基大慘案與國民革命

英法聯軍痛史中的天津條約

英租九龍半島之經過與關係

關稅會議宣告休會的感想

下篇

列強在中國之競爭 日本今井嘉幸原著

一、競爭之初幕

二、南英法 北俄

三、列強角逐之現時代

四、所謂利權者何耶

五、鐵道割據之大勢

六、勢力範圍與機會均等主義

七、論分割與保全以及日本之地位

救國嚶鳴集

上篇

日人欲以亡朝鮮者亡我國

民國七年三月在日本東京發表七月在上海救國日報重錄

原爲『神州學叢被日政府收沒之宣言』

自寺內正毅以朝鮮總督，入長內閣，林權助以曾駐朝鮮公使，任駐我國公使。留日學生，固已疑日政府之將以處理朝鮮者處我，而懼祖國之將不國也。對於其朝野之言動，異常注意。寺內亦恐吾國人之懷疑而自覺也，以『親善』與『不干涉主義』相標榜。乃未幾而鄭家屯事件發生，借一藥商之故，要求督軍師長謝罪處罰，固已有強權無公理。乃更要求設立警署，軍校聘用教師，並警察軍事顧問，與日韓之議定書相類，又未幾而勸誘交通銀行借款，定嗣後借款必與此次契約者協議，並聘顧問之約，欲藉以握吾國財權。又未幾而密令中權以陸宗輿爲特派大使，因議會反對，改派汪大燮，而陸又終以

他種名義渡日，陰謀唆辟問題。又未幾而招致前清肅親王子，及蒙古巴布札布之子五人至日，欲援助滿蒙獨立，藉收漁人之利。又未幾而西原祕派公使，田中參謀次長，筑紫少將，日置益前公使等，受重大使命，先後至華，各方活動。於是參戰問題，復辟問題，段氏入京問題，隱幕中幾無一事不與日政府有關係。迄段氏再任總理，交通系入閣。借款問題，鐵礦問題，軍器問題，相繼發生。於是日人之陰謀密畫，大半暴露，更惹起國人之注意。留日學生，於此期間，或以逆譯，或以論著，或以他種印刷物，警告吾國民者，不一而足。又未幾而石井大使，在紐約有亞細亞門羅主義之演說，益招吾國人之慨憤，於是羣奔走呼號相警以亡國。日警察受該政府祕令，大事活動，對於吾國學生，或則拘留警署，或則搜查家屋，而神州學叢適於此時產生，乃亦被強橫蠻悍之日警，受內務部命令，完全收沒以去。

夫神州學叢，一學會研究學術之發表刊物耳。關於政治上之言論甚少，與日本幾風馬牛不相及。惟以吾國現況，對於國民自覺心與愛國心之喚起，不得不略有論著。乃竟

以此觸其忌諱，禁止發行，在本誌未與國人相見，遽遭奇厄，固所深憾。然如以此而增強國人救國之感情與意志，較之輸入少許知識者，効力或鉅。所痛者，以一學誌之出版，且橫被壓迫，其干涉吾國人之言論思想，已可概見。國社未墟而亡國之慘劇，既已切膚。嗟我國人，感何如耶！

且吾國雖弱，固依然獨立國家。換言之，即國際上依然對等地位也。反觀日人對我之言論，爲何如者。『中日合併』，『中國分割』，『大亞細亞主義』等之論著，見諸肆塵者，汗牛充棟無論矣。汪大燮以代表吾國總統至日贈物，某新聞大書支那特使汪大燮獻上品，並有獻品無多，價值甚微等詞。輕視戲謔，竟至何等。又升允者，亡清之餘孽，巴布札布者，民國之叛逆。乃某某新聞、或稱升爲吾國第一人物，或以巴布札布，比其國之楠正成。且招肅親王及巴布札布之子至東京，各報歡迎。大阪某新聞之評述，一則曰憲奎王聰明大度，他日非凡。一則曰蒙古奇傑之子，有乃父風。並謂日本之優待敬愛也，在對於朝鮮李世嗣之同等以上。已隱視所謂滿蒙者爲朝鮮矣。又梁士詒者，吾

政府以命令捕緝之犯。乃招其遊日，不第政客浪人，實業家，特別優遇，使其列席議會。而各日報亦大書歡迎，稱爲中華有用奇才。又日前時事新聞錄林公使之談話，謂惟段派足以統一中國，數次革命，皆舊勢力之力云云。其他種種奇論怪語，未可備述。以動稱同文同種之鄰邦，並大國民自命之日人，而言論界如此。吾國固無力抗議，其政府亦不聞藉事干涉，誠所未解。但當此國際有強權無信義時代，各愛其國，固亦無足深異。獨怪其朝野對人國以如彼之行動，與如彼之言論，而不容他國人之稍有國家思想。恐英人之於印度，俄人之於波蘭，亦未是過。有之，惟朝鮮與台灣耳。

總之，自民國四年中日交涉，日人以最後通牒，攫得南滿東蒙山東福建之特別權利後，其國人已視爲囊橐中物，長驅猛進，思欲於此歐戰期中，完全解決，使中國成爲第二之朝鮮。寺內素抱滿韓合併政策，繼更擴而充之，臨未得而蜀已望。自任內閣總理，欲以亡韓之經驗，現之吾國。卽所謂秘密主義與武斷政策，兼施並用。秘密則不言而實行，或表面所言者，與秘密中之行動，適相反對，令受者痛於不覺，而旁觀者亦迷於一

時，無從干涉。武斷則不顧他方之阻力與障礙，一意以強力壓迫而進行。故奉天警察，蒙
門警察，非認可而自由設立，交涉之，自若也。山東民政署，自由設佈，抗議之，不理
也。借款供給軍器。專援段派，國內外反對之，不顧也。蓋確見欲合併滿蒙，必先使之
表面獨立，始足以藉口進行，而免他國之干涉。又欲令吾國失獨立資格，實際成第二朝
鮮，必先使之內亂，以干涉其行政。欲達此種目的，尤非利用交通系，及一切毫無國家
觀念之武人官僚不爲功。故又以啖誘段派爲第一政策。則去歲以來，對於吾國種種之經
營策略，致令吾國所生之一切紛擾，均不外赴以上目的之途徑。而其國之政客浪人，新
聞家，資本家，亦無不各方援助，互爲聲氣。如曹汝霖之留交通，段氏之參戰督辦，段
芝貴之陸軍總長，梁士詒之赦免並入閣消息，以及督軍主戰派之示威運動，隱幕中無非
日政府之嗾使玩弄。據其國議會之質問，與新聞紙之暴露，固已昭昭無可辯諱。所謂『
親善』所謂『不干涉』，所謂『東亞和平』，實不外口密腹劍，外仁義而盜賊其心，
較諸大隈政策之辣毒，可畏，更不知加幾何程度矣。

顧頭腦頑腐，及無國家觀念之一部分官僚武夫，並親日成第二天性之某系某某，或欲藉復辟問題以享大名，成大業或欲借外人勢力，以擢高位獲多金者，固無論矣。惟段氏及其與黨，非全無國家觀念，而甘爲人利用者。乃以欲擴張並維持一黨派或個人勢力之故，竟不惜引狼入室，專藉外人金錢武力，以圖一時權殘同類，排除異己，置國家之前途危險於不顧。又馮氏亦以外力壓迫之故，一切用人行政，竟悉視隱幕中之外力爲轉移。自是以往，恐吾國至微極瑣之內政，無不爲日人所左右。非人朝鮮我，是我自爲朝鮮而不辭矣。日本齋藤清太郎氏，論波蘭之亡，謂因其政治的社會組織之缺陷，貴族專橫，互圖私利，不顧國家之休戚。甚至通謀敵國，受其賂利，賣國不以爲恥，虐下民以逞私慾，使大多數國民，失其獨立心與國民的精神。並因貴族欲維持其權勢，冀王權之微弱，而權中央集權之制起。終至令波蘭成選舉王國，選立外國君公爲其國王，每屆選舉，力求增進彼等之階級的利益，遂使外國干涉波蘭之內政。以此僅圖階級利益，互爭權勢之貴族，與失獨立心之人民所成之無國家的統一之波蘭，遂卒爲三強國所分割。嗚

呼，吾國現象，何其酷似乃爾，其欲終免於強讀之分割得乎！

以上所述，乃日人最近對於吾國經營之事實，足證明吾國前途之危機，以翼促國人之覺醒。讀者猶疑吾言乎？請更節錄更生君一文，讀之庶足瞿然驚，恍然懼。或勃然怒矣。

（上略）古今亡人之國異術矣。昔者亡人國以兵，如劫盜焉。今日亡人國以術，如騙子焉。時兼二者而並用之。昔者李斯之教秦以滅六國也，其爲說也，陰遣謀士，齎持金玉，以遊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劍隨之。雖其君臣之計，乃使良將隨其後，此其詭謀乎。今強大國，日以謀人國爲職志者，莫不奉李斯之教矣。其行之以漸，其乘之以機，其簡之以謀，其分之以利，其恐之以威，其美之以名。先奪其政權，攘其要害，餌其貴要，門其黨徒，而後宰割之，烹嚼之，終乃吞噬之。然猶欺其國民曰，吾保護爾也。有安南人告我曰，虐哉法人之待吾國民也。彼安南人見其帝號宗廟百官猶是也，猶自以爲有國也。豈意大地

之國，地圖無安南久矣。英哈士丁斯之謀滅印也，既門東印之諸王國，而吞取三十餘州，漸溯恆河至中印，乃陳師十萬於其爹利京，而召印之二百諸侯王曰：吾英哀爾諸國之骨肉相殘也，欲爲弭兵之會，令爾皆得相保，可乎。二百國侯王，憚于名義之正，不敢不從也。諸王率衛兵來，既集會，則曰，弭兵者，當爲衣裳之會，宜却兵。諸侯又畏之，謹聽命。乃又曰：欲弭兵，非限兵數不可，量國之大小，以減兵額。諸王國畏之，又不敢不聽命。將行，又曰：吾仍慮爾諸國之歸而相攻也，吾英代派兵監督焉，各如其國兵額十之幾。已而曰：吾兵爲爾保護，豈可久費吾英餉，爾其餉吾兵焉。既因兵餉之遲，則曰：爾印人不信，吾代爾理財政。既乃大裁其兵，而代執其兵權警權。國派三人，監王之宮，及廚與車，禁兩王之會語，必有英人聽焉。於是印度萬里全亡。今日人之取高麗也，其先後立約，不啻十餘，讀其敵之盟約章，罔不大書特書曰：保全高麗領土，免第三國侵略也。保全皇帝尊嚴也。維持堅久日韓友誼，與東亞和平也。扶助高麗獨立與治安宮盛也。直至設統監，而